

## 老麥的終場戰事

老麥駐足於店鋪的門廊前，嘴裡叨著香菸，雙手探進牛仔褲的口袋，想把他的打火機給掏出來，卻掉出幾根菸屁股。

「嘖。」老麥啐了一聲，彎下他老邁的腰，拾起那幾根皺巴巴，杏黃色上鋪著斑點的濾嘴。

老麥其實並不老邁，不過四十來歲。他總是將手邊的小型物事，像是車票、硬幣或鑰匙，往褲兜裡塞。也因此常摸不著想找的東西，惹得自己一肚子牢騷。菸屁股就是老麥最常塞進褲兜的贅物之一。他習慣於哈完菸後，用手指扣著濾嘴，像捏了劍訣，右手食指使勁將即將燒盡的菸草彈開，餘下一只萎靡的菸蒂，然後揣進口袋。

「給——我——死——出——來！」老麥總算是拔出了打火機。

老麥倚著門廊前的欄杆，意興闌珊地吐著煙圈，並下意識地將那只好不容易找著的打火機，又塞進不知是左邊或右邊的口袋裡了。

已經是十一月了，老麥卻只穿了件輕薄上衣，全因季節的意象對於老麥而言，是一種模糊的分際；更正確地說，他對季節的認知失調比起身體感受氣溫的能力更為強烈，他壓根兒搞不清楚四季的差別。

或許這可歸咎於老麥的異地工作經驗。那時年輕的老麥，某次因估算錯誤，他預劃中採訪的對象——一整排正在行軍的士兵，遭遇了襲擊，老麥只得隱匿於附近的散兵坑，而在他上頭的好幾個士兵們，狼狽地被掃射的機關槍彈給射穿了。老麥打著哆嗦，看著那些衰鬼的頭顱和身體窟窿所激射而出的一道道紅濼濼的血柱，竟誘發了一泓凜冽的寒意，從老麥的腦門一路迸竄至足踝，再回流至他的喉頭。宛如一排列了隊的冰蟻，將他的神經叢、骨髓、血管、四肢五臟，疾速地爬鑽了一個輪迴，凍結了他的體感溫度。抵達終點時，他的午餐（已成混屯似的一團黃綠）隨著一個冷顫，奪口而出。

對老麥而言，那是個冷懼的六月飛霜。

老麥大難不死，卻未完待續。又一次時值嚴冬，老麥夥同一執勤於前線的部隊，在野戰營地埋鍋造飯，時任戰地記者的老麥，手中端了碗熱紅豆湯，興味盎然地望著眼前比他年長的士官長，吹噓著口味適中的二手笑話。老麥的刻板印象裡，認定老兵大多樂於打渾，他喜愛和這類人抬槓，藉著資訊的接收和處理，將其萃取為逼真的報導或題材。

複姓司馬的士官長，就曾說過一個既離奇、又感人的故事：二戰時期有位德國孕（寡）婦，醫生教導她學會了「火車頭呼吸法」，那是有助於分娩時，將嬰兒推擠出陰道的秘方；就在她即將臨盆時，遇上了車禍事故，孕婦身首異處。但憑藉她頑強的意志和信念，那已失去頭顱的身體，卻仍然使用了「火車頭呼吸法」——呼、吸、呼、吸，硬是把她的小孩給「呼吸」了出來！

老麥愛死了這類型的軼事，他擅長於條理式地把這些故事記下來，作為他日後寫稿的素材。而那天，燉著紅豆湯的大鍋還熱著，士官長正自述著，從軍校畢業起，他怎麼被老婆壓榨，一天只發放一百元零用錢，承受了二十多年的心靈家暴，近日卻因一件小事——女兒的學校小考因手機響起，以零分作收。而士官長在他老婆社群網站的好友清單裡「消失」了。

「到底關我屁事？」士官長為自己抱不平，還沒憤慨完，冷不防一枚、兩枚，三、四、五、六枚的連珠炮彈突然在周遭炸開！強烈的震波使得老麥眼冒金星，耳邊一陣聾暈，在他幾乎昏厥的前一刻，他看見士官長的上半身，像是被「點燃」了的引信，以一種魁儡木偶般的詭譎姿態，飛上了天。四處模糊的肉塊和血漿像是嘉年華的煙火，緩慢地在空中交織和降落。當然了，有一部分士官長的血糊，熱辣辣地撲紅了老麥的臉，和進了他的紅豆湯，慢慢暈散開來。

那對老麥來說，無疑又是一個顛覆了溫度，熱呼呼的祈寒季節。

從此，經歷了幾番槍林彈雨、熱血灌頂的滋潤和冷熱交替，溫度的感受之於老麥，恰似士官長之於他老婆的社群好

友清單，已從他的生命中「消失」了。

老麥走下店舖的階梯，四處張望。貨架上的商品陳列得毫無章法，他想起有個朋友曾說過「空間管理」的重要性，不禁失笑，即便他也無法將「空間管理」活在他的褲兜裡。

老麥倏地發現什麼似的，他雙腳微蹲，試著將視野略低於身前的貨架，望穿過去，看見一只昂首挺立的杜賓犬模型。「這不是……」老麥凝神諦視，那副豎耳短尾，與當年的那樣子如出一轍；老麥牙齒打顫，過往的記憶有如回放的膠卷，翻攪他的腦海；而滿腹的相思之情更如一縷輕煙，倏地堆積蔓延，靛黷如斯。

六年前，老麥揹著沈甸甸的背包，裡頭裝著隨身衣物、民生用品、旅行藥品和幾本記事本，手拎著一袋攝影器材，和幾個同行、醫療小組與志工，在銀灰色塗裝上懸掛了一面國旗、堆積滿滿物資的運輸機艙裡，並排而坐。

轟隆隆的飛機引擎轉子和螺旋破風的聲浪，一波波地襲來，逼使著他們這些，相對於正在離島作戰的祖國士兵們，更顯得弱不禁風的記者和醫務人員，不得不戴上耳罩，才能靜下心來喘口氣。畢竟這趟外勤工作，雖說是自願性質，上來的人無不情緒亢奮，但戰事的延燒仍不免讓人心頭的那塊私房地，暗自惴惴不安。心理影響身理的情況下，才幾個鐘頭的耗損，竟已讓他們疲憊不堪。

坐在老麥身旁的是新聞界的學弟張禾，是個短小圓潤的矮子，氣喘吁吁的。「老共根本沒那麼跣嘛，」張禾稍事休息了一會，掰開了耳罩一隅，朝著手機的新聞畫面嘸了嘸嘴，「兵力那麼多，還不是只敢跟我們打消耗戰，好卒仔噢。」

張禾下意識地使用沒文化的詞彙，好像愈是粗俗，愈能準確地形容那「卒仔般的對手」，即便他的用詞相較於老麥，只能算是小兒科的水準。

「你他媽還敢講，」老麥取下耳罩，順勢也拔下張禾的，在他耳邊喊：「以前沒仗打的時候，你們這些酸民不是老說國軍很軟爛，只會救災和酒駕？你看看現在他們喝了酒，幹

掉中共的王八蛋，像幹掉他們的鳳戾一樣簡單！哈哈哈哈哈！」老麥畢竟是中文系畢業的，用詞精準地像是獵殺敵人印堂的狙擊手。

「國防部直接把酒撥補至前線！承蒙我們的部長體恤官兵，說什麼酒精能激發士氣，提高作戰效能，操他的有夠實在！」

「合理！」不只張禾笑彎了腰，整列座椅上的人都發噱了。

「你們給我對國軍尊敬一點！」老麥很樂。

戰事的濫觴，已不再是人民錙銖必較的事，更令他們在意的，是那些日以繼夜，守護本土和派駐外島的軍人們，誰不是離家棄子、拋頭顱灑熱血？他們卻在現場直播的鏡頭前，身負輜重、爭先恐後地躍上飛機、戰船，好像搶著去逐鹿中原，或是說去救贖那塊應許之地，讓人看了多麼激動、熱血沸騰？從前只能在電影裡看到的——全國直播鏡頭前的總統，向人民精神喊話的情節，竟赤裸裸地在真實中上演了。尤其這幾次，總統的神情顯得已積勞數日（分割螢幕上的名嘴紛紛推論和猜測，總統應是連夜進駐了戰情指揮所或臨時總統府，在那秘密基地運籌帷幄），詞窮和偷瞄幕僚小稿的次數反而愈來愈少，她全程緊盯攝影機，眼神的堅定指數宛如鎢鋼，態度不溫不火，不卑不亢，即便吃了幾個螺絲，卻能真切地感受到她的豪邁與堅毅。

「親愛的全國人民，很不幸的，我們正陷入一個和平的缺口，正迷茫於一簇．．．不，我不要使用這麼美麗的量詞，我們正迷茫於一團不知何時會消散的煙硝味中。我們敬愛的國軍同袍，正在不斷升溫的前線堅守崗位、守護著我們的國家和尊嚴。雖然，我們的武器、飛機、兵力、資源，都比不上那些看似很強的敵人，但我想，身為國家領導人，身為三軍統帥，我不能對你們說謊，」總統扶了扶眼鏡，嘴角上揚了一個微幅的傾角：「我覺得我們會獲勝。」

像是三十年前，中華隊的第四棒在奧運中揮出重傷害的那一刻，全國陷入一陣轟然的歡呼巨響聲中，就連攝影棚中，

都能感受到那股波瀾的震盪，久久不能停歇。

總統比了個「噤聲」的手勢：「我們兵力短缺、資源匱乏，甚至連我們的邦交國，都少得可憐，憑什麼贏呢？」

「誒誒學長，總統是不是在偷笑？」張禾的瞳孔閃爍著手機的反射光源。

「總統叫我們不要講話！」老麥死命盯著手機上，總統的臉龐。

「那就是我們的勇氣！我們堅持到底、永不言敗的信念！那可多出敵人太多了！我們的國軍，說到打仗，眉頭都沒皺一下，這是我看到的事實。你們以為，當年英勇的謝晉元團附和那八百壯士是怎麼守下四行倉庫的？還不是秉持著勇氣和信念，視死如歸！你們說，再濃烈的煙硝、再多的敵人，能撲熄我們生生不息的勇氣嗎？能撕裂我們同氣連枝，斬也斬不斷的信念嗎？恁們講丟嘸丟啊？」總統雙手緊握麥克風，神級的脫稿演出！

在近一甲子的時空裡，你可能不曾經歷或想像過，全國的政客、名嘴、有錢人、網路酸民和國中生們，竟全連成一氣，用髒話、垃圾話、廚馊、第三期癌細胞、濕黏的衛生紙．．．．．藉由網路直播、影片分享平臺、社群網站，甚至是圖文不符的自拍照，標註著「總統的逆襲」、「中華民國不生產白旗」、「反攻大陸——第一次就上手」、「青天白日的勇氣」、「滿地紅色的信念」，所有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形式和標語，一起噴向對岸與全世界。你可曾看過那亞洲天王樂團，在總統府前用軍歌開演唱會嗎？你想像過那曾經我們最愛戴的前總統，藉由虛擬的重建影像，應用了視頻和投影的結合技術，給「復活」了嗎？他就活生生地站在紀念堂的廣場，用一口我們再熟悉不過的浙江口音，呼籲全國人民團結起來，拿出勇氣和信念啊！你看那滿坑滿谷的民眾，老幼婦孺、運動員、反年改團體和盤口，他們全高喊著：「我們窮人不怕打仗！」，不分職業、童叟無類，那全是我們可愛的同胞啊！

「這簡直是奇蹟！來自戰爭（中共）的酬庸！」國家時報的頭條這樣寫著。

「以小博大！中華民國鎖定勝利的賠率已達一賠一！」時代日報的頭版。

「總統神劍出鞘，老共拔腿就跑！」網路漫畫將總統化身為超級英雄，腰間懸了一把劍鞘。

「我操，這簡直是．．．．．他媽的奇蹟啊！」老麥看著手機裡的新聞，在飛機上大叫。

「學長的中文老師一定在哭泣。」張禾心想。

「那也是他媽的喜極而泣。」老麥說。

「啊！你怎麼．．．」張禾嚇了一跳。

「生生不息的勇氣．．．．．我說總統以前一定是天橋底下說書的！」

老麥還未來得及將空中的雲幕收進眼底，飛機就已降落了。這是老麥從沒到過的機場，飛機比想像中更快地滑行至停機坪，老麥以為自己眼花了，飛機甚至還沒完全停下，後方艙門已緩緩打開，映入眼簾的是一群軍人、機具和奔走的車輛。喧嘩的躁動，顯得一陣戎馬倥傯之感。老麥和一眾人拎了行李，踩著接駁的登陸板，步下機坪，迎面而來的是數名身著制服的軍人。

「麻煩證件，」接機的軍官看了老麥懸於頸上的證件，快速地翻閱了手上的紙卷，「真相雜誌的．．．．．麥禮國先生，編制位置是．．．．．五零一戰區！」一輛看似在旁待命已久的軍車，蠢蠢欲動。

前線的戰火，似乎沒有像總統說的那麼低溫和樂觀，老麥才下飛機，都還沒反應過來，他、張禾、醫療小組、志工們，和那近乎滿載的物資，就被當地大大小小的軍用運輸車給急急忙忙地分送到各個駐紮營地、臨時醫療所、補給站，或其它他隱蔽的陣地去了。老麥被這急促的節奏給嚇著了，軍車行進的顛盪、人們的吆喝聲，比起不久前飛機上的不著邊際和歡暢感，顯得忐忑和詭譎多了。

「現在的戰況如何？老共久攻不下，是不是快龜縮了？」老麥坐在副駕駛座，讓裝著攝影器材的提袋枕著他的雙腿，

他盡量使自己保持鎮定。

「你是記者？說實在的我不太清楚，我每天負責開車接送專人和物資，情報不多。」駕駛右手操縱著排擋桿，「而且長官有交代，就算知道，也不能講。」

「當然當然，戰情至關重要，當然不能亂傳，辛苦你了哈哈。」老麥打了個哈哈，長年的經驗告訴他，很多嗜血的新聞，是無法在平和的空氣中取得的。

「不知道五零一戰區是什麼地方．．．．．」，老麥低著頭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，「車上可以抽菸吧？」

老麥搭乘的軍車，一路顛簸地駛進一個營地，駕駛和營地的衛兵打了招呼，只見衛兵斜著頭，對著胸前的無線電喃喃了一會，擺了一個通行的手勢，軍車隨即緩慢地駛進營地，並停在一幢獨立營舍前。

「先生，我的任務已完成，祝你一切順利。」駕駛右手一格，順勢為老麥推開了車門。

「喏，這個給你。」老麥從背包裡摸出一包香菸，「你很久沒抽菸了吧，蛤？」

老麥提著行李，營舍門口站著一對夫妻，迎著他。身著軍服的軍官站在左側，中等身形，面容端正，一雙深褐色的瞳仁，炯炯有神，看上去比自己小了幾歲，腰間別了個無線電機；身畔的女人，身著一身孕婦裝，秀髮蓬鬆，大腹便便，雙手摟著軍官的臂膀，面帶微笑。

「真相雜誌的麥禮國先生，您好，我是五零一戰區特戰部隊杜賓犬營，副作戰官駱芳伯，」軍官言詞有序的說道，「這是我太太，叫她小箏就可以了。」軍官左手攬了攬妻子的肩膀。

「你好，我該怎麼稱呼你？」老麥原想伸出手，擺出社交手勢，無奈他雙手都提著東西。

「叫我小駱就好，先跟您說明一下，目前作戰區編制的戰時指揮官到前線去了。上頭有交代，由我來張羅和招呼麥先生的行動。」

「明白，」老麥作了個揖，「駱夫人，恭喜啊，是男孩女孩？」

「是女孩。」駱夫人咯咯笑著，「還好是女孩呢，不然爸爸可擔心了。」駱夫人轉頭望著丈夫，一張笑臉燦如梨花。

「是啊，的確很讓人擔心。」軍官點點頭。

「擔心什麼？」狐疑的老麥問道。

「如果是男孩，我擔心他會有個很難熬的童年。」駱氏夫妻同時笑了出來。

老麥就在這營寨駐紮了下來。他的工作是，跟著目前由駱芳伯帶領的杜賓犬營，拍攝他們的備戰（或戰場）紀實，透過文摘性質的寫實紀事、近距離的採訪和照片，以每日專欄的樣稿回傳雜誌社，讓本島人民充分體會和感受，遠在異域戰場的士兵們，是如何咬著牙，戒服心中的恐懼，保護著他們愛的土地和人民。

駱芳伯的營房內，除了一張軍用的鋁床，主牆架了一座木工打造的，長、寬各四、共計十六宮格的落地式橡木櫃，每個格層，都是正方形的方寸，如星羅棋布，錯落有致。那一格一格裡頭，擺放了陶鐘、馬克杯、相框、書籍（育兒指南、詩集、空間哲學、幾本小說：《動物農莊》、《殺手正傳》、《群》、《斐少校的最後一戰》）、藍鵲的標本和一只杜賓犬模型。

某天老麥參觀了駱芳伯的房間，發現這個副作戰官特別愛好正方形的物事，正方形的櫥櫃、相框、鐘飾和記事本。

「你們駱副長官，簡直是個不偏不倚的正方形控！我看他連心臟都是正方形的，輸出的血只能直流。」老麥指著牆上一幅正方形的年曆說道。

「你別調侃他唷。而且他規定東西要一樣一樣端正擺好，不然會犯風水。」駱夫人咯咯地笑著說。

「這叫做空間管理。我跟你們說，把空間做有效的規劃，將東西分門別類存放，才能避免雜亂無章，或是在要找東西的時候卻浪費了時間。這才是用空間換取時間，是門學問啲！」駱芳伯辯駁著：「為什麼要用正方形？因為正方形的

構圖，長、寬尺寸比例相等，會給人一種工整和對稱的感覺。而且線條的表現形式上面，斜線、平行線、豎線等等，都會形成強烈的對比突出和視覺衝擊，非常和諧。」

「在日本啊，甚至還有人開課教學怎麼收納呢！」駱芳伯雙手比劃著正方形，和把放東西進去的手勢，他總共重複做了三次。「那叫做生活規劃師，夠專業吧？」

「夠。」老麥嘲諷似的說道。「這隻杜賓犬，是不是你們營上的吉祥物？」老麥端詳著那隻置放於某個方格中，雄姿英發的犬模型。

「什麼吉祥物？牠是我們營部的神獸。」駱芳伯正色說道。

某天晚膳過後，老麥和駱芳伯坐在門廳前的階梯，老麥正端詳著他的相機，試圖校正和調整光圈；駱芳伯則從胸前口袋摸出一包菸，點了起來。

「你太太都懷孕了，還抽菸啊？」老麥聞到了菸味，頭都沒抬，手指仍摸弄著相機的機械裝置。

「戰爭時期，菸味早已消散於煙硝味之中了；我們吶，現在還能坐在這裡，抽著和平的菸，至少讓我覺得自己還像個人。」駱芳伯感嘆地說道。

「真他媽無奈，」老麥好不容易才把相機調整好，順勢拿了駱芳伯擱在地上的菸，「對了，為什麼你太太也在這裡？她不是應該待在家嗎，等著臨盆？」老麥好奇地問道。

「嘖，該怎麼說呢？」駱芳伯思索了幾秒，「她說，待在我的附近，至少能早點知道，生死那檔子事。萬一有天怎麼了，她才不會還待在家，等不到人……你瞭吧。」駱芳伯吐了個菸圈。

「……」老麥不發一語，試著咀嚼駱芳伯的用詞。

噠的一聲，駱芳伯突然將手上的菸灰彈向遠方，然後把菸屁股揣進口袋裡。

「咦？你怎麼弄的啊？」老麥看著那循拋物線墜落於好幾米外的光點，好奇地問道。

「看過金庸小說吧？這叫做彈指神通，我教你。」駱芳伯用手指比劃著，如何用拇指和中指扣著濾嘴，像捏個劍訣，劍指十一點鐘方向，食指猛力彈向劍身，「你用右手吧？非慣用手的力道絕對不夠。」

老麥依樣畫葫蘆，試了幾次，才終於將那亮點射向身前，「小駱，來來來，你幫我拍張照，把我的彈指神通給拍下來！」

「菸屁股不要亂丟喔，落實環境保護。」駱芳伯手指著褲兜，示意老麥把菸屁股收進口袋。

老麥又點了根菸，心想：你這傢伙竟然還注重環保。駱芳伯站起來退後幾步，在昏暗的夜光下，笑嘻嘻地拿著老麥的相機，調整了幾個角度，才將他現學現賣的彈指神通，在不太給力的光源下給「喀嚓」下來。

駱太太的肚腩漸大，她屢屢得雙手撐著腰走路。同時，駱芳伯離開營區的次數也愈趨頻繁。駱芳伯腰間配置的無線電聲源和雜訊，不曾間斷的熙攘，像是魔鬼的呢喃，使得駱芳伯戰戰兢兢，就怕錯漏重要的戰場情報。老麥一路跟著駱芳伯，隨時紀錄著那些，兵棋推演和安全彙報的場景、模擬的演習側錄，甚至是士兵造飯、思鄉的畫面，即便不是血肉橫飛、骨穿腸流的血腥鏡頭，卻也是一片模糊於，被恐怖暈染了的戰慄色彩。看著那些年輕的、原應充滿朝氣的士兵們，如果問起老麥，他們身上是不是缺少了什麼？老麥會很肯定地回答：「笑容。」

「麥老哥，這裡這麼危險，為什麼你還要來？」駱芳伯突然問道。

「問這作啥？」老麥撇了駱芳伯一眼。

「說來聽聽嘛，無線電是關著的。」駱芳伯打趣說道。

「硬要說的話，」老麥仰著頭，「使命感。我的工作就是採訪、報導、寫東西，但要採訪什麼、寫出什麼，才是真正有價值、有意義的東西呢？」老麥收起平日的嬉皮：「我常常在想，戰爭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和平中看不到的是，這群人和那群人，因殺戮和衝突，而扭曲的．．．．．產生

了嗜血、遮蔽人性的副作用，我想當然也有因憐憫和同情，對敵人那些模糊的血肉、一個一個窟窿的屍塊，那樣子的慘狀，所油然而生的惻隱之心，抑或慟失同袍的愴然感覺；這些東西，若不是親身感受，就不能感同身受。」

「這些真實的東西，我得寫出來，」老麥停頓了一會，「我想，這就是我的工作，我的使命。縱使危險，或許有天回不了家，我還是會一直回來，跟你們站在一起，把和平的意義和可貴，用文字、日記、照片等等，所有我想得到的形式，我能搞得定的方法，弄回去給全國人民知曉。」

「使命感啊……」駱芳伯聽完，若有所思。

「你呢？為什麼你寧願帶著老婆，在這裡賣命？」老麥的反詰語氣，有一絲非常、非常微量的責難的味道。

「……」駱芳伯低著頭，單手抵著下顎，尋思：「我打從國中畢業，就是軍人了，除了打仗，我什麼也不會。我想，或許只有生存在危險之中，我才有活著的感覺吧。」

「再說一次。」老麥拿起攝影機。

「為什麼？」駱芳伯雙眉微皺，疑惑地問道。

「我要把你的白痴言論，秀給全國同胞看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現在採訪的是，五零一戰區，杜賓犬營的副作戰官駱少校。是什麼原因，讓你寧願帶著身懷六甲的太太，在前線賣命，和敵人周旋？」老麥透過攝影機，有些草率地問道。

「我是為了真相雜誌的麥老哥，我的新朋友，怕他絞盡腦汁還是寫不出東西而被裁員，回家喝西北風，才待在這兒的。」駱芳伯神情肅穆，言詞卻可譏。

「卡！」老麥用膝蓋頂了一下駱芳伯。

轉眼間，老麥來到營地已兩個月了，隨著時間的推進，駱夫人懷孕甚至已滿足月，前線戰事的火舌卻仍持續亂竄著。即將臨盆的窘迫，對比駱芳伯出勤的頻率，更顯得莫可奈何和諷刺。

那一天，老麥永遠忘不了的那一天。拂曉時分，清風蕭蕭拂過，營地的垂榕殘葉簌簌落地，杜賓犬甚至還未睜眼，

副作戰官的戰情電話就轟然作響，駱芳伯簡直從鋁床上跳了起來。在老麥的記憶中，當時他仍掙扎於南柯夢迴之間，駱芳伯卻早已乘上軍車，往戰地前方絕塵而去。

當老麥清醒過來，才由駐守的小丁（杜賓犬營的隨從士）告知，似乎前線發生戰情事故，指揮官透過電令，要駱副馬上前往報到。那時，駱夫人頂著偌大的肚臍，在一旁聽著，她兩頰蒼白，紅顏失色，額邊冷汗淋漓，不安之情溢於言表。

「嫂子，妳沒事吧？」老麥已把攝影器材準備好，馬上就要循駱芳伯的動線，前去會合。

「．．．．．」小丁拉了張摺椅，讓駱夫人坐下，她豆大的汗珠挨著兩鬢流下，手捧著肚子，並未答話。

「小丁，你得照應一下駱夫人，車子不時待命，我看可能隨時要送夫人去醫院。」老麥警覺到事態急若星火，一邊倉促囑咐，「醫院路程多遠？」

「大約二十分鐘。」小丁說。

老麥尋思：通過檢查站和安全查核，雖然至少要拖到半個小時，就算孩子想快速通關，也應該來得及。

「小丁，沒問題吧？」老麥拿出相機，「你要是出了什麼差錯，你就自己跟你們駱副報告。」

「沒問題！」小丁大聲答道。

「說得好！」老麥按下快門，摘下那宛如截鐵保證的一瞬間。

老麥帶上所有相機和攝影器材，坐上軍車，一路疾馳，開往前線的陣地。軍車停在一處村落，似乎是杜賓犬營駐紮的前線臨時堡壘，一望而去，風塵瀰漫，影影綽綽，兵車隆隆，老麥才剛踏到地，搭乘而來的軍車就急忙離去，沒入一蓬揚起的塵沙之中。

老麥走進這片幾乎已和敵方交會的戎馬之地，攔下了一個士兵，問到了駱芳伯的所在位置，他趕緊快步前往，不知是眼皮作祟，或是想趕緊將駱夫人的情況通知他，一股奇異的不安感，籠罩在老麥心頭。

「麥老哥！你來了！」駱芳伯一見到老麥，迅速給他一

個輕觸式的擁抱。

「怎麼回事？匆匆忙忙地，沒打聲招呼就跑了？」

「不方便說太多，老闆（指揮官）一早就下電令，要我立刻過來，」駱芳伯神情看起來有些疲憊，「這兒可能被老共盯上了，我隨時要帶隊出去，目前情況很危險，你看要不先回營上，比較安全。」

老麥從駱芳伯的言詞和神情中隱約感覺到了，有股密密麻麻的，關乎死神的預知，像是來自地獄的心悸，毫不掩飾、地毯式地襲擊而來，爬竄全身；這樣令人窒息的空氣，對比著不久前，身處於杜賓犬營地的歡暢時光，宛如流金歲月，無法拾回的幻夢一般。

「好，但我要跟你報告。」老麥把駱夫人的狀況，大致描述了一回，「老共到底是什麼狀況？你不能回去陪你太太嗎？」老麥有個小私心，他盼望這對他認為的，擁有良好品格的夫妻，能有個善終，在這場戰事之後。

「唉．．．．．麥老哥，戰事未息，何以為家？我何嘗不想陪著小箏，看著女兒出生？但現在前線需要我，我的弟兄們也需要我，我怎能拋下他們？」駱芳伯嘆了口氣。

「小駱，你說的當然沒錯，國事、家事，孰輕孰重，你自應拿捏清楚。但我得提醒你，你太太也很需要你。」老麥其實在心中早有譜，他根本不打算說服他。這兩個月來，他早已將駱芳伯的方正性格給摸了個透。

「麥老哥，這我當然能理會，」駱芳伯從胸前口袋拿出一張信箋和一疊藏青色的物事，「如果這幾天，小箏就要生了，我拜託你一件事。」

「什麼？」老麥的額上，冒出一顆顆詭異的汗珠。

「幫我多拍幾張女兒的照片。如果我沒回來，替我把這些東西交給她們。」駱芳伯遞過那張信箋和原來是手帕的物事。

「前面沒問題，後面的我可不能答應。你要跟你太太、女兒說什麼，你得自己當面跟她們說。」老麥搖搖頭，止不住那快速滑落的汗珠。

「麥老哥，我穿上軍服的那天，我就知道這種情況總有

一天會發生，遲早的事罷了。我當然拼了命也想回來，我是說萬一，你一定得幫這個忙。」

「你．．．．．你這不是折騰我嗎？萬一，萬一，你說得倒簡單，這可不是借錢擋鏢啊！是關乎生死的大事，你要我怎麼開口？」老麥對這項請求嗤之以鼻。

「麥老哥，人總有一死，只不過差別在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。」駱芳伯的手持著那張信箋和手帕，仍停泊在半空，「如今，為了國家，為了人民，為了這片我愛的土地，我存在的核心價值終於有機會展現了，我甚至可以這麼說，某種程度上我很期待。」

「只可惜，對小箏而言，這場戰爭來得真不是時候。」

「生死之外無大事，你最好還是．．．．．」老麥不知該說什麼。

「麥老哥，你聽過這句話嗎：『人死了，就像水消失在水中。』？」駱芳伯的褐色眼瞳流露出的情緒很複雜，既堅毅，又帶點祈求。像是做錯事的孩子，卻奢望父親能領會他的苦衷的那種表情。

「我們一直遵循的忠義之事，或人生的意義，林林總總，但相較於宇宙萬物，人的生命實在太渺小了，人死了，的確就像水消失在水中，根本不值一提。那就是我現在的心情，你應該能理解。」駱芳伯的手又往前遞伸了些。「拜託你了，麥老哥。」

「還有，我女兒的名字，繡在手帕上。」

老麥坐上回程的軍車。他一路思索，要是待在前線陣地，一來難以估算工作的風險，二來搞不好要拖累駱芳伯的部隊；但工作還是得進行，老麥絞盡腦汁，突然靈光一閃，若將駱氏夫妻的日常，以紀錄片的形式，以他們待在前線的視角：家眷寧可捨棄平靜的生活，也要陪伴在正處於戰事中的軍人身邊，等待臨盆，不在乎戰火危險與醫療資源是否充足的真實故事——「烽火中的強裸」，一定能夠完全展現軍人和眷屬間的超強力連結、情緣與愛國情懷，象徵他們的勇氣與信念，藉以呈現在全國、甚至是全世界的人眼前。

只可惜，這乍響的靈光和如意算盤，並沒能像老麥所想的那樣，敲下於一個圓滿的結局。

就在駱夫人分娩的那天，小丁傳來訊息，十公里外的那個臨時陣地，遭老共的轟炸機直接命中，杜賓犬營的前線官兵全數陣亡了，無一倖免——至少目前沒發現生還者。

老麥正待在醫院產房外的廊道上，幾分鐘前才目送陣痛已面臨崩潰的駱夫人進入待產室——駱芳伯的女兒，即將要出世了。老麥看著手機閃著訊息，全身如篩糠般，抖個不停。

「也太久了。」即便仍沒有駱芳伯的消息，但讓老麥更掛心的是，駱夫人和孩子，仍未從那扇門出來。

坐在醫院走廊等待的那幾個小時（甚至更久，已不敷老麥的記憶），以及後來醫生終於步出產房，和他說明何謂「羊水栓塞」，和他反覆質問醫生有沒有讓駱夫人使用「火車頭呼吸法」的那幾分鐘場景，形成了老麥的資料庫中，擱淺在海馬迴，既如血崩的潰紅，又沈甸甸似濁泥的瀝青，那樣地難以言傳，那樣地刮不斷、理還亂的深層記憶。

老麥的這段異地旅程，或是說他身為戰地記者的生涯，隨著冠上了勇氣與信念之名的駱氏夫婦的離世，畫上了休止符。他已無心，且力竭於再去報導和刻畫這場紛紛擾擾的戰役了。唯一慶幸的是，那天他聽到了嬰兒的哭聲——至少還有人繼承了駱芳伯的那雙深褐色眼瞳；「烽火中的強裸」，還未下片。

老麥後來辭去工作的原因是這樣寫的：我始終在戰場奔波，埋首於描繪人性、觸碰真相、評斷是非對錯、捕捉藏身於城垛和壕溝裡的士兵們內心的祈禱與恐懼。將這些不堪入目的戰爭真相刨挖出來，縫縫補補，用我自身的視角、文字、闕漏的心和結痂的悔疤，來填補和強化我不斷式微和瓦解的使命感，直到那一天，猶如地獄的喪鐘被敲響了，我心中的某部分也跟著死去了——即便格式不符，老麥才不在乎。

他現在唯一掛念的事，就是即將被遣送回國的那個小女孩，關於她日後的歸宿、寄養家庭、遺眷福利金和未來生活。

「妳麥伯伯不像妳的父親是軍人，我不用堅守崗位，講究犧牲、保衛人民。但妳麥伯伯有更重要的使命和承諾要完成。」

老麥在返鄉的船上，暗自思忖。

那重要的使命和承諾，就是要將那紙老麥小心翼翼地揣在懷中，深怕弄皺了的，她父親的手寫信箋，親手交付給那小女孩；當然還有那一絹，鐵定是正方形的，繡了女孩名字的藏青色手帕。

附記：

吾女以青：

期待已久，我們終將一起，成為這個世界的一份子。

這年頭，應該說是這一年，好多好多難以彌平的意外，顛盪世界的戰爭，光怪陸離的事，都顯得這個宇宙多麼地庸庸碌碌、滑稽和不可預期，但也讓我們明白，什麼叫不可抗力，什麼是隨遇而安。

很有可能，當妳已能讀這封信的時候，我已經不在了；為此對妳感到萬分抱歉，但也希望妳能體諒和理解，我非常驕傲於我所離去的方式。

我和妳的母親都說，無論妳發生什麼，或少了什麼，那都是命，閃躲不了，也無須怪責。時時窩著一顆良善的心，尊重世界萬物，以禮待之；隨身攜帶誠實、道德和良好的品格，那是在這個塵世裡，唯一安身立命的法則；因妳前一個故事的皺摺，將成為妳下個輪迴形成的紋理。

妳得萬分尊重妳的母親，當她從自身，真切地展現了她的家教素養、善良和清晰的口條時，我明白那將是妳學習的模板，妳得愛上妳母親對妳的愛，無論那是什麼形式，那將會影響妳的一生，當然是好的那一面。

我對妳的期許雖不高，但很多。請一定要做個好人、腳踏實地、注重環保、勤洗手；妳什麼事都得自己爭取、學習、苦練，接著妳會獲得；同時尊重文學與科學，別對職業作出貴賤評論，或刻意吃素，因為那都是世界運行的自然邏輯；把避風港從字典裡刪除，當妳提及時，妳就永遠不會竭盡全力，去應付妳的人生。人性有時候很糟糕，妳可以罵髒話，但那不是傷人用的，而是一個宣洩壞東西的出口；人性有時候也很可愛，需要體會，才能體諒。

煩惱和繁星一樣，總是紛紛擾擾又氾濫盈千，謹守住個人防線，即使有漏洞，對得起自己就沒問題。理性控制，感性生活。當妳感覺不行了，請抬頭看看天空，妳的親人將在那為妳祈禱。

駱芳伯